

六四周年 香港 台湾 即时

不想回忆、未敢忘记：在香港、在台湾、在海外，看到悼念六四的那道光

六四33週年，亦是香港第3年沒法自由地公開悼念六四死難者。無論人在哪裏，忘不了的，年月也不會蠶蝕。



2022年6月4日，香港铜锣湾，社民连主席陈宝莹等人，戴上印有交叉的口罩，被警察要求离开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余美霞等 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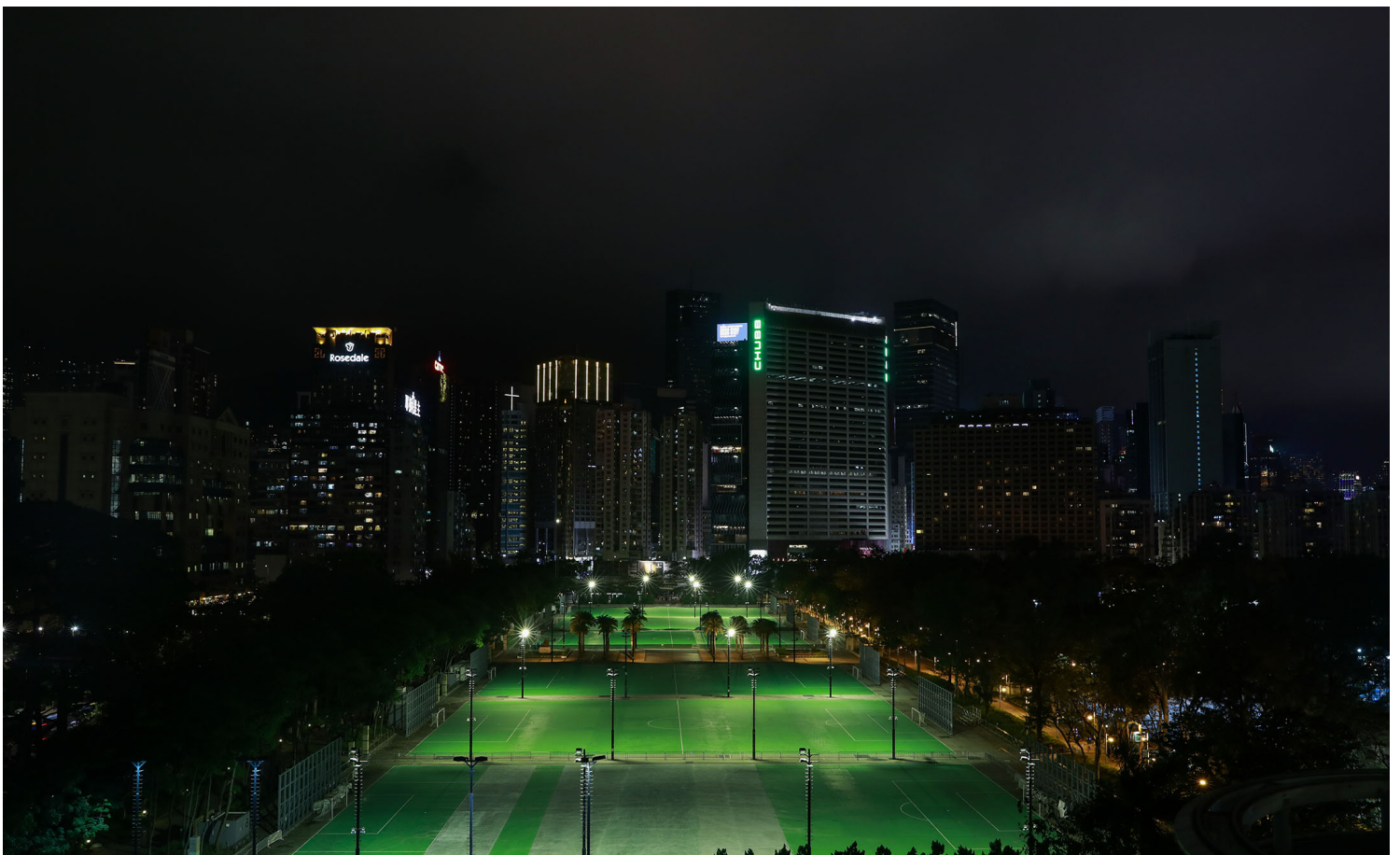
3位作者端传媒记者 何恩林、余美霞、李易安 特约撰稿人 王纪尧 实习记者 钟健华、赵杰 发自新加坡、台北 | 2022-06-04

六四33周年，是香港维园没有合法集会的第3年，亦是首次无人申请举办集会。过去的大型悼念活动，建构香港人30多年来的集体回忆和身份认同。现在没有支联会，没有传统仪式，每个独立的个体，在这时代重新拷问自己，悼念六四的初心是甚么？那份触动或愤怒又是甚么？在香港、在台湾、在世界各地的人们，正努力延续八九六四的回忆，薪火相传。

失去星星点点烛光、歌声、花束和记忆分享的维园，仍然能在角落挖掘到市民留下的纪念。有人将一副浅白色的民主女神相倚放在维园柱子边。有人将手机灯打开，把手机塞在背囊口袋，也有人把发光的手机架在自行车上，一路推着车走。微小的、零落的灯光包裹着维园。

对港人Alice（化名）和David（化名）来说，身体力行的纪念在未来不会中断，“如果封铜锣湾，都可以的，我就行湾仔、天后啦，”二人毫不犹豫地回答。“我觉得还可以出来，就出啦。”Alice笑着说，随后语速慢了下来，“如果香港去到一个出不来的情境，都很惨……”David立马接话，“我觉得醒目（聪明）些嘢，费事烦，行近（警察）就熄灯嘢。”

港人Claire一家三口参加在台北举办的悼念六四活动，“虽然来到这里不一样，但希望都能够继续纪念这件事，不能说是遍地开花，但至少薪火相传的效果，都希望让他（儿子）知道中共政权如何对待这些追求民主的学生。”





2022年6月4日，香港维多利亚公园，被警方封闭的球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人民自发悼念，警方驱赶清场

六四周年的前几天，警方召开记者会，指有人涉嫌煽动非法集结，并于3日晚11时封锁铜锣湾维园6个足球场和篮球场范围，较2021年更早封锁往年集会的主要场地。

6月4日清晨伊始，维园已被层层铁马包围，主要入口均有大批身穿防刺背心的警员驻守及巡逻。维园外停放十数辆警车。下午4时，铜锣湾维园一带布有上百警力，主要街道停有警车。通往维园方向的东角道被橙带围封，警方设置记者区，记者只能在指定范围进行直播和拍摄。前支联会常委赵恩来手持花束，在东角道被警察搜身、要求出示身分证，其后被要求离开。

入夜7时半，警方宣布整个委员和外围行人路为“保安行动区”，布置大量人力在维园入口驱散和截断行人，不少市民只能离开维园入口，或绕着维园外侧行走。因为无法进入维园，甚至无法靠近，许多市民走到维园对面的图书馆，隔着一条马路，从高处拍下空荡荡的维园。

社民连主席陈宝莹、外务副主席周嘉发及成员余炜彬，于晚上7时半到达铜锣湾记利佐治街。3人一字横排，戴着画上交叉（X）符号的纯白口罩，面向怡和街进行默站。3人仅站立数分钟，随即被在场警员带往封锁区进行盘问、搜身及登记个人资料，陈宝莹被警方盘问期间，提及默站是因为悼念六四，无意煽动任何人加入行动。惟封锁区内的指挥官不接受陈宝莹的解释，喝令即时离开，并称如继续留在现场及进入维园范围，将即时以煽动他人参与未经许可的非法集结罪作出拘捕。3人决定往天后方向离开。

三人离开时接受记者采访，封锁区内约20多名警员突然蜂拥而上，称要“护送”3人离场，混乱之中，余炜彬被警员带上警车。端传媒记者向现场警方传媒联络队查询余炜彬被带走的理由，惟警方喝令所有记者离开现场，不准查问细节。

陈宝莹一直向随行身边的便衣警员查询，方得知警方以“安全考量”为由，先将余炜彬带走，当时仍未能得知是否进行拘捕，陈宝莹直斥警方的行为匪夷所思，“会不会（我们）向前进时又少一个？完全不能理解是甚么一回事。”

陈宝莹与周嘉发最终被带回铜锣湾港铁站出入口离开，陈宝莹对警方的安排表示无奈，但不得不接受。她步进站内前表示，前社民连主席及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（长毛），在20多年前的2000年5月31日，身处狱中写下关于悼念六四的诗句，“纵令我手无烛光，难禁众心悼国哀”，来对比20多年后的今天，身处牢狱外

的尚有自由空间的人竟也点燃不了烛光，“但我相信，只要烛光在心中，烛光不灭，人心不死。”

社民连前主席吴文远于晚上9时许指，余炜彬被送上警车后，载离现场后获释。



2022年6月4日，香港，社民连成员余炜彬被警方车离现场，其后获释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而相较2021年，今年聚集在维园外的人更少了。

20多岁的Alice和30多岁男友David，缓慢绕着维园外侧散步，他们打开手机电筒，把手机举在胸前，走近警察就熄灯，远离后再开灯，如此往复。Alice和David在中学时期得知六四的历史，在还有维园纪念集会的那些年，两人会与家人或同学一起到维园参与悼念，八九年的学潮所追求的价值观是驱动他们纪念六四的原因。随着香港经历不同社会运动，他们觉得香港变了许多。Alice说，在雨伞运动之前，会觉得能为中国举办奥运会感到开心，但之后发生的社会事件，让她觉得香港已是“新香港”。在教育界工作的Alice，观察到教育界出现很多变化，相比自己的成长过程中，现时学校内多了不少爱国或国安教育。

两人从没想过维园“连行都无法行”。回忆起2021年，他们还能进入维园入口，也能随着人流绕着维园走。“以前大家还会一起开灯，但今年多数都是单兵出现。”David说，今年受警方行动影响很大，令市民多了恐惧。Alice则感受到身边的人疲惫了不少，疲惫来自社会政治环境，也与持续两年半年的疫情有关，“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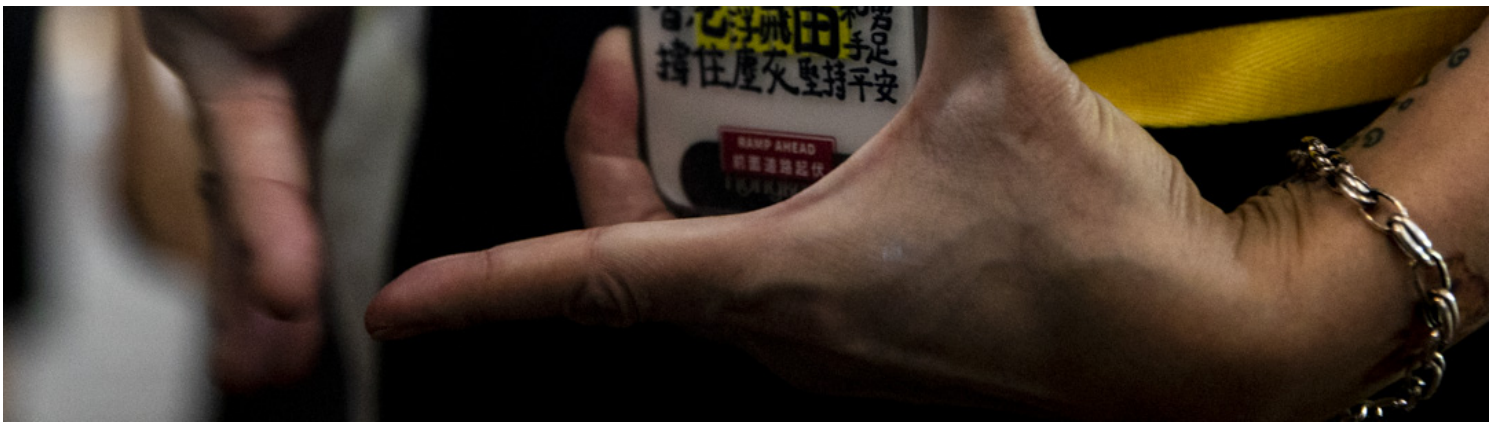
多事变成在心中，行动上……可能只是instagram分享story了。”

不过，正是因为急速紧缩的社会空间，让David觉得更需要坚持纪念六四，“需要让人知道，还有人介意这件事。如果一个半个做少少野，无论是行下街还是点下灯，都能让人知道还有人记得这件事。”



2022年6月4日，香港铜锣湾，一名市民被维多利亚公园前驻守的警察驱赶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

2022年6月4日，铜锣湾街上有市民亮起手机灯悼念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2022年6月3日，铜锣湾记利佐治街的电话亭内有电子蜡烛放在电话上面，之后警察很快将其清走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26岁的Lucy是一名港漂，今年的六四，她绕着维园走着。她看到有两个人举着手机灯，没走20米，就被警察拦截。她感到愤怒和悲观，“看到新闻有位女士拿着空白的A4纸，都会被拦下。这些证明了，纪念六四公开的行动已经比较难。”

不过，Lucy也看到行动的个体。在维园的某处，一位老人只身站在铁马前，举着写有“射杀学生者 不容拥枪械”单张。“挺勇敢的，”Lucy说。她也看到跑步的人，衣服背后印着一串数字“5、6、7、X、X”（X为

空白)。“还是很多人有良知，有历史记忆。”

小时候，Lucy的父亲告诉她关于六四的历史，她在中学就学会用VPN翻墙、使用维基百科搜寻关于六四的历史。在大陆读大学时，Lucy看到一篇外媒报导提及“坦克人”，倍感震撼，“我看到一个孤零零的、手无寸铁的人，站在一整列坦克前。他明明知道自己是以卵击石，仍然有面对的勇气。”

身处大陆的时候，Lucy通过在Twitter关注海外民运人士，很早得知香港维园有纪念六四的惯例。她希望自己能有机会参与纪念集会。不过当她来到香港时，香港已失去纪念六四合法集会的空间。“我觉得香港和大陆最大的不同，是言论自由，可以谈论大陆不能谈论的事情，比如六四，还有公民精神，我觉得在八九之后大陆没有了公民精神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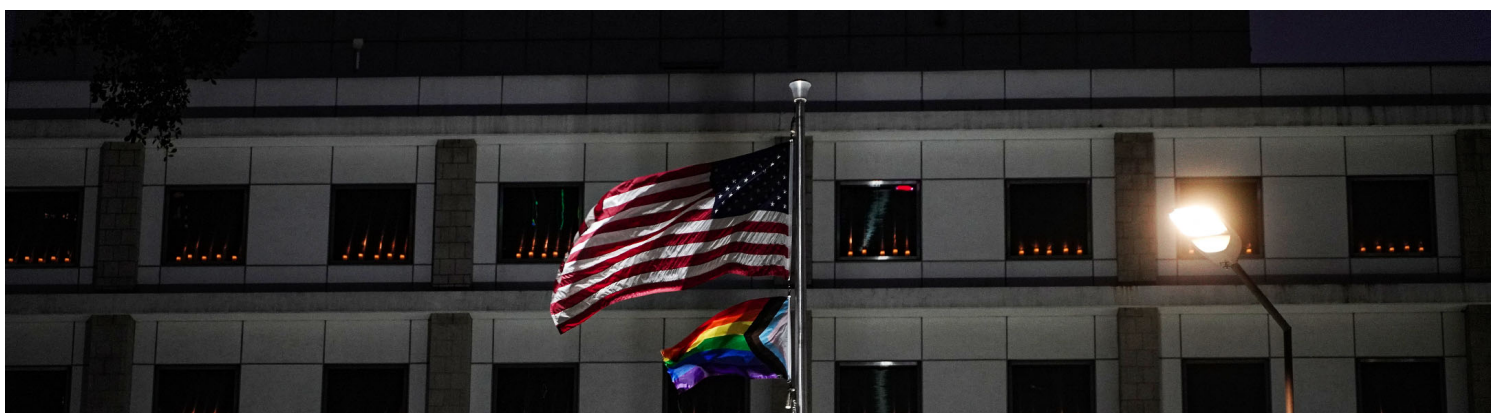
何谓公民精神？“清醒的知道，党、国家、政府三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。作为纳税人，不应该是必须忠诚政府，而应是有权利监督政府。”Lucy也欣赏香港的民主精神，“像14、19年，很多人有意识站出来反对非常不公义的东西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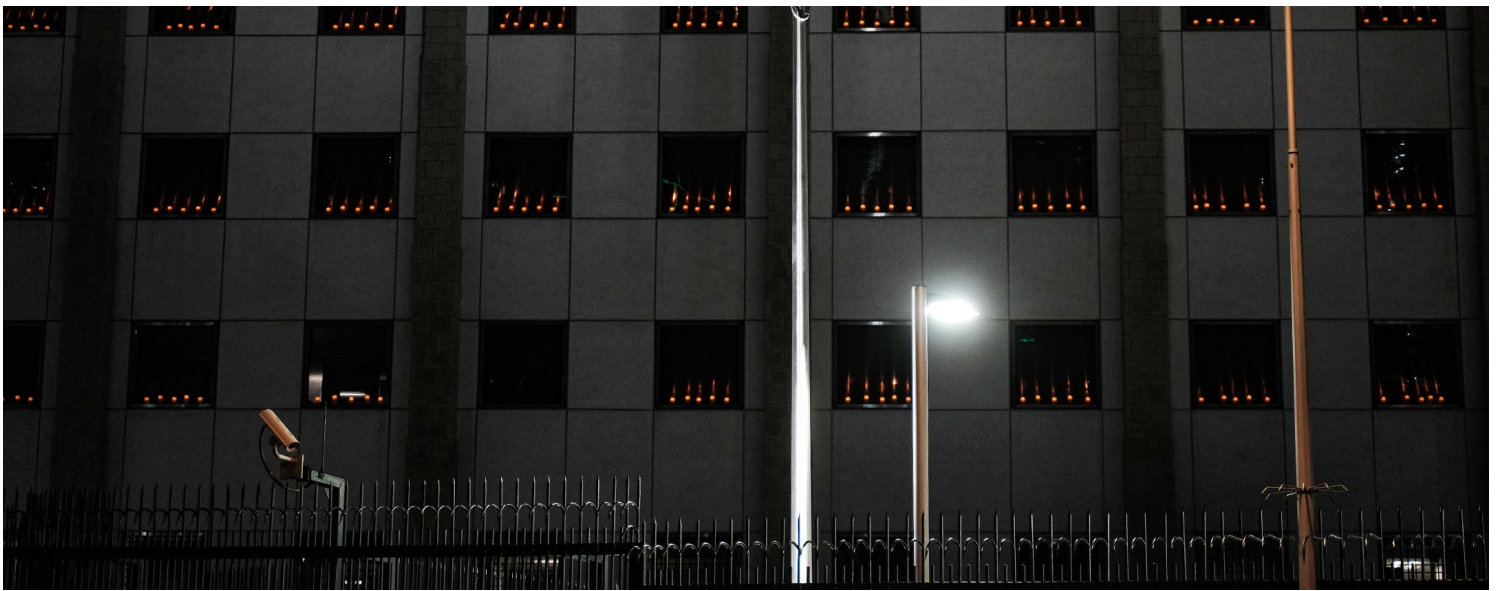
对于未来，Lucy想尽力做点什么，“因为家人朋友还在内地、会有风险。我想找合适的度，去做点什么纪念六四。”

此前，零星拘捕仍在发生。警方于6月3日早上以涉嫌“煽惑他人意图造成身体严重伤害”罪名，拘捕一名59岁保安员，称他在社交平台恶意发布针对政府及警队的仇恨言论，包括鼓吹于6月4日进行非法集会、趁机进行犯法行为包括杀警。

而往年六四前夕，有艺术家会在铜锣湾以行为艺术方式悼念六四。3日晚，艺术家三木表演作品《离骚》，躺在地上，用嘴咬住高长的杂草。艺术家陈美彤则使用马铃薯进行行为艺术，期间被警察制止，疑涉公众地方行为不检被捕。

4日下午，有女版长毛之称的雷玉莲，亦被带上警车。





2022年6月4日，香港，美国领事馆窗边亮起烛光。摄：Nasha Chan/端传媒

领事馆发声

往年，不同外国驻港领事馆会在Facebook发帖悼念六四。据《明报》[报导](#)，今年六四前夕，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提醒多个西方国家的驻港领事馆，勿对六四议题表态。公署又向部分曾悼念六四的西方驻港领事馆中人提及，香港过去悼念六四活动只是由“非常少数反华、对中国政府有敌意的人士”举办的非法行为，或称六四事件已成历史，毋须记住。

不过，多个领事馆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与六四相关内容。美国驻港澳总事馆于4日早晨，将Facebook页面的封面图片更换为港大国殇之柱。澳大利亚驻港澳总领事馆亦在Facebook发帖，悼念于六四事件中丧失生命的人，并称秉持对普世人权的承诺，“支持每个人享有言论自由、结社自由、政治参与、以及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权利。”

波兰驻港总领事馆则发帖指其为欧盟最大的蜡烛生产国。至晚上，欧盟驻港澳办事处亦于Facebook发文，贴上一张以多颗灯黄烛光配香港夜景的照片，文中写道“以此纪念1989年六四天安门广场镇压33周年”，又表示欧盟“时刻与全球各地捍卫人权的人士站在一起”。





2022年6月4日，香港，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夏志诚于五旬节主日(节日)提前弥撒讲话。摄：Nasha Chan/端传媒

第二年狱中过六四，李卓人点火柴禁食吁“铭记、坚持”

过去32年，支联会均在六四当日举办游行及晚会。惟至2020年开始，警方以防疫为由禁止集会举办。去年，在国安法压力下，六四纪念馆被关停、多名核心人物包括现年65岁的主席李卓人、前副主席何俊仁、副主席邹幸彤等人相继因各案件身陷囹圄。及至去年9月，支联会宣布解散。

《明报》早前曾去信访问身处狱中的李卓人，问及会如何渡过支联会解散后的首个六四。李卓人表示，今年为自己订下“初心、铭记、坚持”的悼念主题——“毋忘初心，铭记真相，坚持理想”。他整天会禁食，晚上8时会在狱中点起火柴光，以回忆“多年来在维园的万千烛光”；又会唱民运歌曲《五月的阳光》，宣读早年六四集会的悼辞和宣言，“让自己从中回到爱人民爱民主的爱国初心，使自己有坚持下去的力量”。据明报了解，同在狱中的何俊仁和邹幸彤同样会禁食悼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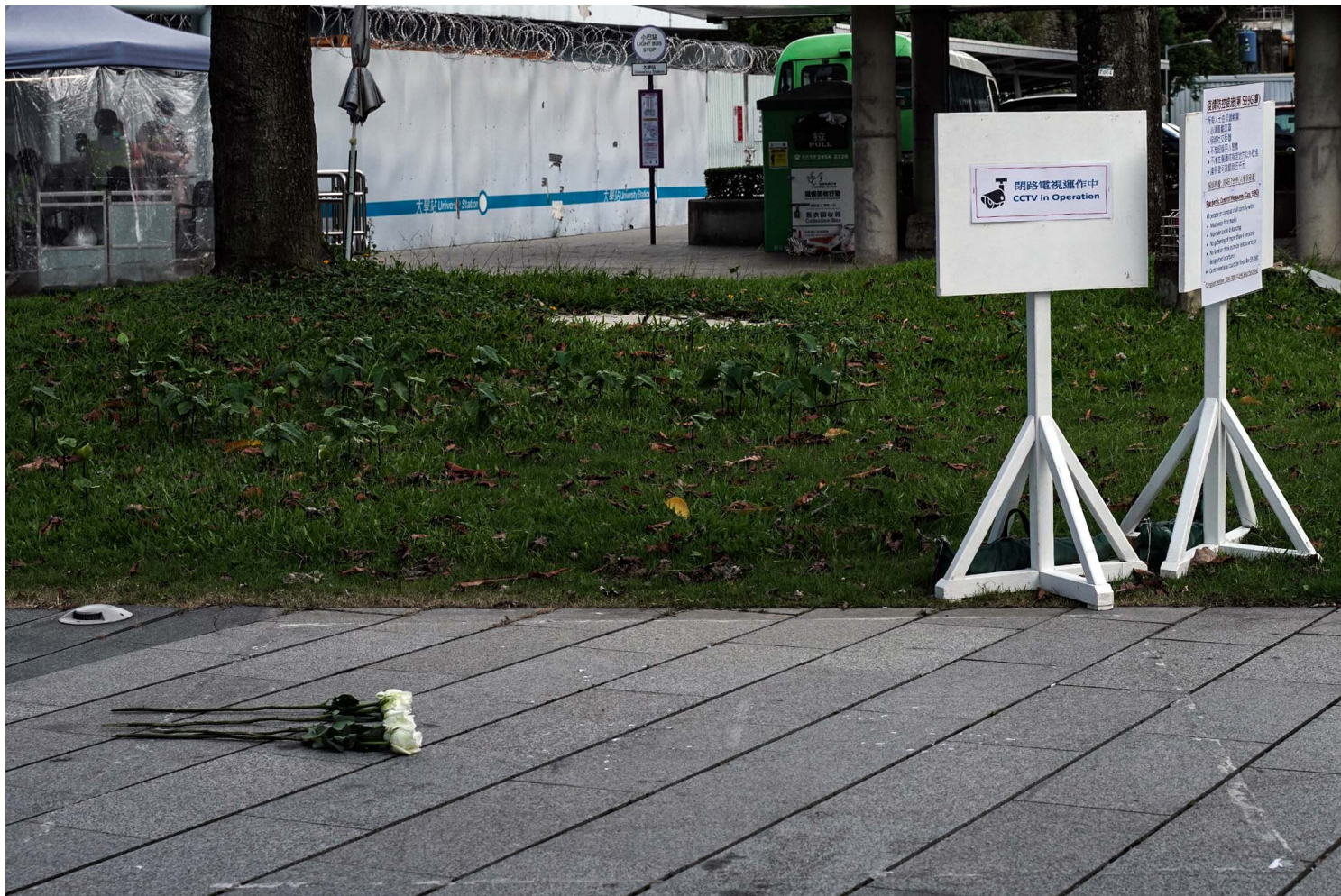
在信中，李卓人指自己感到最遗憾的，是一众“天安门母亲”争取平反33年以来，已有64名成员相继离世，而今年再有2名难属去世，惟平反之路仍远。他说自己不知道六四何时能平反，但寄语“天安门母亲”，在全世界爱民主自由的人民心中，都会铭记民主先烈的牺牲。

目前，李卓人因前年六四集会等多宗案件在身，总刑期逾20个月。

民间的创意

当公开悼念六四成为禁忌，民间亦有散落各地叫人“毋忘”六四的声音与文字。香港社会行动者庞一鸣于深水埗开设的一拳书馆，其发文表示今在当区各地，均能发现“六四”痕迹——无论在电灯柱上、被弃置在街边的床褥，还是电灯，都有被以红色喷漆印上“六四”字样。帖文下有一则留言写道：“灯在，人在。前事不忘，初心不会死。”

有位于铜锣湾渣甸坊的食店熄灯，每张餐台上摆着点亮的蜡烛。



2022年6月4日，香港中文大学“民主女神”原址，有人摆放白色鲜花放在地上，旁边有“闭路电视运作中”标示。摄：Nasha Chan/端传媒

大学的纪念：“正因为没有空间，才会有创意”

往年，大学也是六四纪念中不可忽略的场域，在香港大学国殇之柱和中文大学民主女神像前，市民摆上鲜花、蜡烛，深鞠一躬。

2021年底，中大民女被拆走后，雕像在地面留下不深不浅的印记。雕像两三米外，校方摆上警示牌，提醒有监控器正在摄录，旁边还有防疫599G的公告牌。6月3日晚，几名中大大陆生来到大学站前的空地，在民女雕像的位置，贴上刚刚打印好的文宣海报，内容包括民女被移走后的中大學生報特刊、民女雕像的照片等。

空地不远处，有人路过点了一支蜡烛，摆在墙角。20多岁的大陆生沈子昕（化名）今年特地来到民女处纪

念六四。去年民女移走时，有句标语写到“这是我们的中大”，今年她特地写了“这仍是我们的中大”。

民女不仅承载了六四记忆，也是中大学生生活一部分，是校园地标。

沈子听说，集体记忆需要具体的物件保存，“所以政权要摧毁符号性的东西。有人说，虽然民女被移走，但记忆仍在。我不喜欢那个口号，记忆会在，但民女真的不见了。我印了一张民女的照片，那是和民女最直接相关的。”

过往每逢六四，沈子听就会去民女参与纪念活动，“会有同学在那边派蜡烛、派花，我自己也会带蜡烛。”沈子听说，今年多了有创意的纪念活动，例如寻找民女。不过，“创意”生长于日益紧缩的公民社会，“创意另一个意思是，因为没有正统的方式，才会变得‘有创意’。就像他们说中国的抗争者有创意，但正是因为（在中国）没有（抗议的）空间，行动才会变得有创意。”

此前，有中大生发起“寻找民女”活动，主办者用3D打印制作10厘米迷你版民主女神像，放置校园不同位置供师生寻找。活动原订6月5日结束，主办者称活动引起校方关注，为免参与者承担风险，提前于6月3日结束。

沈子听认为，香港言论自由的空间正逐渐趋同于大陆，“要拐弯抹角地表达”，就连做一些微小的行动，也让她开始感受到恐惧。“我用图书馆电脑打印文宣，电脑背靠墙壁，路过的人可以看到我在搞什么东西，我就很担心，如果有人看到我打印的内容会怎么样。我没想到有一天，我在中大打印这些东西，还不是最激进的内容，我会担心如果被人看到会怎样。”





2022年6月4日，香港中文大学，新亚书院对开空地，有“Missing 民主女神像”标语。摄：Nasha Chan/端传媒

6月4日早晨，根据端传媒记者观察，中大民女雕像贴有的海报已被清理。下午4时许，民女雕像空地面上整齐摆放了4束白花，大学入口有警察驻守。David（化名）是中大的校友，回中大旁听课程。进入学校后，见到民女雕像空地摆了花，有人在拍照，才猛然意识到这里原本是放着民主女神像，以及“6月4日”不是日历上普通的日子，而“有特殊意义”。David坦言，对六四的记忆，“不是会遗忘，只是那个意识的的确确在减弱。”

David中学修读中国历史科，老师常常讲起六四，亦会带同学去六四纪念馆参观。从那时起，他几乎每年都会参加维园集会。上大学后，他也会主动接触和了解六四相关的历史，不过近年他的思考和感受发生不少变化。David认为，2019年之前，香港人更多以旁观者心态纪念六四，并基于“同一个民族”的身分认同。然而在反修例运动发生后，他感受到“1989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也正在香港发生”，“虽然六四在时间上离我们越来越远，但对于香港人来说，更像是‘当事人’身分在纪念。在David看来，集体悼念的活动越来越难发生，“唯有在自己个人层面，以更大的意识和思考，去面对香港最值得珍视的自由。”

6月4日，中大校园人烟稀疏，悼念六四的学生不多，更多的人在拍毕业照。另一位中大一年级学生对端传媒表示，将来成为老师的时候，会告诉后辈，民女空地上曾经有过什么，“物件和物理上的集会消失，但共同的回忆和思想永远会在。”

另外，中大校内有零星快闪式纪念行动。3日晚，有人在中大未圆湖点灯。4日凌晨，不同书院贴有“Missing民女”单张，路边挂上印有六四画面“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”的横幅。端传媒记者现场观察，有单张被人撕下，丢在地面角落里，横幅亦被移除。

而在香港大学，原放置国殇之柱的位置，基本上没有纪念六四的痕迹。





2022年6月4日，台北中正纪念堂，六四三十三周年悼念晚会。摄：陈焯 /端传媒

台湾重置六四耻辱柱，台湾人、外国人参加台北六四集会

台北于6月4日傍晚6时40分在中正纪念堂民主大道举办了“六四三三一—民主抵抗极权，世界共撑自由”的纪念活动，由华人民主书院等多个公民团体举办。端传媒记者目测，现场有300至400名参与者。

会场上除了排列“8964”的蜡烛之外，还有一些台湾NGO，以及诉求“解救图博”、发放“维吾尔妇女的见证”小册的摊位。晚会进行期间，现场不时有人用粤语高喊香港反修例运动口号。

活动进程除了安排六四亲历者上台谈话之外，也播放了“天安门母亲”和民运人士预录的谈话影片，并在晚间8点09分进行默哀。比较特别的是，主办单位亦准备了缩小版的“耻辱柱”（港称“国殇之柱”）复制品在现场重组，象征“耻辱柱”将移转来台。

由于台湾近年出现声音认为，六四事件只是“他国事务”、和台湾无关，因此不少讲者上台时都会特意强调，台湾人之所以应该纪念六四，不只是因为“中国情怀”、“悲天悯人”，甚至不是为了“普世价值”，而是因为中国的民主化，确实可能影响到台湾的前途，而对历史真相的追求，也是台湾在国际舞台上应该展现的态度。

曾经参与往年台北六四纪念活动的小乔（化名）指出，今年的活动较以往不同，现场充耳听到的几乎都是广东话，“以前台北的纪念晚会，还会有乐团表演，就是台湾常见的社运场子，和香港人的纪念方式不一样。”

这场纪念活动的香港色彩，也展现在活动的名称上——舞台背板上大大的“撑”字，在台湾语境里以往比较

没有“声援、支持”之意，显然也是香港用语。



2022年6月4日，台北中正纪念堂，六四三十三周年悼念晚会。摄：陈焯 /端传媒

台北的纪念现场也能见到不少外国身影，比如来自美国的Mark（化名）。

Mark正在宾州大学念博士、研究民国史，上个月刚刚来台，正在师大学习华语；五天前在新闻上看到活动消息之后，Mark就决定要来看看，还把活动讯息转发给同学。

“因为我是学中国史的，以前在课堂上，一定会听到老师讲六四。我知道现在香港也不能纪念六四了，台湾是最后一个可以纪念、而且讲华语的地方，所以觉得有必要到现场一趟，也想来表达对历史真相的支持。”

今年34岁的环境人权律师李菁琪则告诉端传媒，她从还在读大学时，就开始参加六四纪念活动，而她之所以关注六四，则是因为她长年参与社会运动。

但李菁琪明显感觉，近几年的六四纪念活动，性质也出现了变化，“我们以前是纪念六四，但今年好像变成在纪念‘以前还能纪念六四的时代’。”

李菁琪也观察到，来参加六四纪念活动的台湾人，确实一年比一年少，反而香港人愈来愈常见；她认为，这可能是因为这几年社会运动动能较弱，也跟社运面对的整体环境有关。“以前社运有个共同的目标，就是国民党；民进党上台之后，社运人士只要稍微不听话，就会被打成中共同路人，所以社会运动就有点衰退。”

但李菁琪认为，台湾人其实不应该因为民族主义、国家认同，就不去纪念六四、不去关注中国的民主化运动。“我一直在想，如果1989年的结果不是后来那样子，而是中国真的民主化了，说不定我们旁边就是个成功的民主国家，可能也就不会对台湾指手画脚了，那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。”

对李菁琪而言，关注六四，不只是追求历史真相，也是在关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，而这件事对台湾是很有意义的。“如果我们是唯一记得这件事情的人，那我们就必须去记忆；一件事情如果被全世界都遗忘，它就不存在了。”



2022年6月4日，台北中正纪念堂，六四三十三周年悼念晚会。摄：陈焯 /端传媒

台北集会让离散的港人继续悼念

戴上鸭舌帽的港人陈先生低调地站在会场的一角。“今年给我最大的感觉，是因为很多香港人流散到海外，香港不能搞，就让流散海外的香港人搞，我觉得这个甚至是比六四的本质更有意义。”

1989年6月4日当时，陈先生身处香港，正为德国电视台制作影片。“那时公司接到job都不敢开单。”怕的是敏感。

他忆述，当时气氛很紧张，每一分钟都留意着直播，见证事件的发生，甚至有认识的新闻工作者正身处北京现场采访。“最深印象在湾仔演艺学院旁边的大东电报局，所有国际传媒都要在那里发Wire（无线电），全世界的新闻媒体车围着大楼是很震撼的。”

他说，从前香港都比较开放，六四是一件每年的大事，但他在3年前移居台湾后，就感受到两地悼念活动的差别。“台湾看待六四没有香港人这么近，始终当作一件历史事件去看待，对事件关注度、力度和规模都差很远。”



2022年6月4日，台北中正纪念堂，六四三十三周年悼念晚会上，在台港人重建国殇之柱。摄：陈焯 /端传媒

在会场中，不少人穿上了香港反修例运动有关字句的T恤，黄奕武是其中一个。他在2014年雨伞运动开始

参与香港的六四集会，后来更参与民间人权阵线，并担任副召集人，协助组织反修例运动中的100万和200万人大游行。他自带了一个大灯，在微细的电子烛光异常亮眼。

在六四前数天，他在打手机游戏时，在群组说“过数天便是32+32”。香港的朋友纷纷就说“对啊”，但台湾人就输入了“???”。“香港从1989年承传下来，做了很多年，是大家的努力继续做下去的，人很多，很震撼，大家很团结，（维园集会）台上所说的都会感动。但台湾一向没有这个传统，没有就没有。”

这种现象也不禁让他想起台湾人对香港事件的关注。

他亦特别提起，来台后留意到有关纪念六四“国殇之柱”（台译：六四耻辱柱）的命名争议，让他感到很无奈。“意识形态这些东西，我都明白，但香港不是争论这些事情……我是想如果我是流亡的中国人，我会很难过。”



2022年6月4日，台北中正纪念堂，六四三十三周年悼念晚会，市民为六四死难者默哀。摄：陈焯 /端传媒

自由广场现场有不少港人家庭，带着孩子参与悼念，Claire 一家也是其中之一。他们带着8岁的儿子，特意坐了约一个小时的车来到了自由广场悼念六四。

“其实都很感慨。”Claire说。虽然八九民运的时候，两人都只是小学生，但是在成长的过程，见证维园如何被逼爆，是在香港悼念六四的气氛下长大，“我们的感觉和台湾人是一定有分别。”

他们一家以前都会在维园参与六四集会，也曾经带过儿子去参与，但慢慢地这些习惯都成为禁忌。他们留意到此时此刻在香港有关维园现场的报导就更加无奈。“从前去到、去不到，都会关注甚至留意报导，但后来连游行集会都做不到，更加不要谈六四的纪念，明明一件应该要做的事，突然被阉割不能做，是很痛苦的一件事。”

“昨晚的维园就已经全封不能进去了。”32岁的刘先生第一次在台悼念六四。“有些事情你习以为常，突然有天不能做了，然后又再可以做了，事情就会多了一重意义。”

他形容，从前在维园参与的集会好像流程比较清晰，环节比较清楚。他也留意到台湾的六四集会渗入很多香港元素。在集会期间，集会中更有香港反修例运动的口号，又邀请了不少香港的政治人物发言。

他说，不知台湾人会否有“被骑劫”的感觉。“台北悼念六四也是因为多了香港人才开始搞，本来也没有很流行，所以这件事情就变了好像有点由香港人主导。”

小冯（化名）告诉端传媒，她从2003年开始，便每年都会前往维园、参加六四晚会；谈起最后一次在维园参加的晚会，已经没有支联会负责主办，但大家还是自发带着蜡烛过去、一切照旧，小冯眼眶开始泛满泪水。“我觉得香港人好厉害，香港人已经漂流到这么多地方了，还可以有这个纪念活动发生。”

小冯去年才申请到“就业金卡”来台，今年是她第一次参加台湾的六四纪念活动；虽然现场有不少港人，但一切都还是有些陌生，“如果这里没有发蜡烛，我真的不知道我今天来参加什么。”

然而台湾的蜡烛，终究还是和香港不同——台湾用的是电子蜡烛，香港用的是真火烧的蜡烛，“每年都会有小插曲，会发生小火灾的。”

提及台湾人看待六四的态度变化，小冯认为，那可能是因为“台湾人没有意识到中国民主运动和他们的关系”，但“香港人纪念六四，已经不是单纯纪念六四本身了，也是在追求香港的民主化、追求历史真相，和香港的民主运动融在一起了。”

小冯又指，虽然她能理解，台湾人因为国家认同，而对于纪念六四有些排斥，但香港人纪念六四，“并不是因为中国和香港的连结，也不是因为血缘关系，而是在表达我们坚持事情的真相，也关乎我们对中共执政的态度。”



2022年6月4日，台北中正纪念堂，六四三十三周年悼念晚会上于民主大道重建国殇之柱。摄：陈焯 /端传媒

香港以外，烛光遍布海外

当香港纪念六四成为绝唱，悼念活动仍在各国遍地开花。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，至少9国29城市参与。

在六四前夕，香港自由委员会（the Committee for Freedom in Hong Kong）将“FREE HONG KONG”、“Tianamen Square June 4, 1989”等支持民主自的字句投射在伦敦塔桥上。后获英国上议院议员阿尔顿（David Alton）发[推文](#)，表示“世界将不会忘记。”此外，英国多个城市包括伦敦、伯明翰、爱丁堡及曼城等均有举行悼念活动。

在美国华盛顿，当地时间6月3日晚上，过百人出席由“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”举办的晚会，众人在一座“民主女神”的复制品前点起烛光悼念，并在大会带领下为六四死难者默哀。参加者包括前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及吾尔开希、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、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梁颂恒等。

王丹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，正因香港目前现在这种情况，他认为人们在海外纪念活动的责任更重，让香港的烛光延续到海外。而从台湾前来的吾尔开希亦表示，每年的六四集会都是对牺牲的人的告慰，“向‘他们’报告我们没有停止，我们还在继续，我们没有忘记”。

此外，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有各种悼念活动。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，在捷克布拉格在六四当地时间下午2时，国殇之柱将会揭幕。此前，雕塑创作者高志活曾透露即将在布拉格为该雕塑揭幕。而德国多个城市，包括柏林、杜塞多夫、海德堡、法兰克福、汉堡、科隆、慕尼黑均有六四集会。

另在日本东京，一如去年，亦有声援香港及支持平反六四的日本人及港人，齐集在中国大使馆前举办抗议活动，后在新宿站南出口举办悼念会。